



生活志

放下手机发呆

□文不易

周末起床的时候,眼睛突然疼得难以睁开。费劲巴拉眨巴半天眼睛,终于露出一条缝,站在镜子前一照,发现鲜红的血渍布满眼球,视线之内,朦胧诗一般虚无缥缈,眼前的世界,笼罩在一片灰茫茫的不确定之中。

潦草地扒拉几口早饭,去医院毕恭毕敬接受检查。医生煞有介事,用紫外线小电筒照了照,很快得出诊断结论,因为长期熬夜看手机,导致眼睛中的毛细血管破裂,需要十天半月,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恢复,血渍才能慢慢被吸收干净。最后他语气加重提出忠告,必须放下手机,否则时间一长,会造成视力下降甚至失明。

医生的话,吓我一跳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医院治疗眼睛。半年前也发生过一次,当时眼睛充血、疼痛怕光,和现在的症状差不多,原因简单极了,都是拜手机所赐。可当疼痛慢慢消失之后,自己又好了伤疤忘了疼,整天沉溺在手机中磨耗,同样的低级错误,如今又犯了第二次,那本不该发生的尴尬又出现了。

如果来一次脑筋急转弯进行抢答,那生活中最长情的陪伴无疑是手机,没有之一。在网络时代,也许不再有人怀疑,微信已完全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。只要指头往手机屏上一滑,五花八门的信息就会潮水般涌人,网友的分享欲也空前高涨。正因其不可抗拒的黏性,让人欲罢不能,才会有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,你却在刷微信”这样幽默搞笑的段子。生活中因为微信的助攻,朋友变成网友,网友反倒变成了朋友,让人唏嘘不已。

说得好听一点,因为职业属性,每天需要长期伏案,从微信中接收处理不少作者来稿,自己

也有传给其他报刊编辑的稿件。不碰微信,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单位也早就倡导无纸化线上办公,能在微信里说清楚的事情,哪怕人就在隔壁,也老死不相往来,不会轻易过去面聊。

当然,这些牵强的理由,不足以成为被手机破防的借口。深层次的原因,其实是自己不够自律,对各种短视频缺乏抵抗力,过不了好奇的心理关。大家每天津津乐道的奇闻趣事,若不去关注,就会被秒甩到潮流的后面,也失去了参与话题互动的谈资。

如果某天在某个平时参与度较高的群突然“潜水”一回,那一定会被热心的群友指名道姓,向东问西。作为性情中人,又不得不转头去回应一番。每天不是在刷着微信,就是在回复微信。眼睛超负荷运转,消耗在方寸之间的手机屏上,那种极致的诱惑,让人爱多一次,痛多一回。

不过现在此一时彼一时了,必须老老实实听医生的叮嘱。放下手机,保护眼睛。在工作群和朋友圈发完一条信息后,果断将微信设置为免打扰模式。大意是因视力原因,不便在手机上办公,有事可直接到办公室沟通交流。

随后的日子,我始终戴着墨镜,不想让人看到红肿的眼睛,也不关注群里发生的琐事,任尔东西南北风,放下手机,喝茶发呆。刚开始还有些失落,生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,生怕耽误事情。但事实上,忍一忍也就过去了,这足以让人欣慰。

放下手机一周多,并没有失去什么,有形的或者无形的,视力也在渐渐恢复。那一刻,竟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偶尔在办公室和朋友面对面地交流寒暄,也增进了彼此之间有形的情感,如冬日里的暖阳,让人心里热乎乎的。

冬日柳梢堰

□李淮

住在柳梢堰的女友告诉我,柳梢堰的油菜花开了。我很惊讶,大寒节气,油菜花开,是真的吗?她笃定地说,真开了,要不,你过来看看。

走在柳梢堰湿地步道,远远望过去,一大片土地上,淡黄色的油菜花朵,开得盛大热烈,湿润水汽氤氲在油菜花朵上,为油菜花明媚的笑容增添了几分俏丽模样。

一只蜜蜂,两只蜜蜂,三只蜜蜂,轻轻地落在油菜花的花蕊上,忙碌地采着蜜。原以为只有春天到了,这群大自然的搬运工才会这般辛勤劳作。这群提前“上班”的蜜蜂,许是把暖阳高照的柳梢堰冬日,当作春天了吧。

几只白鹭,在旌湖水边芦苇丛游来游去,白色羽毛,在阳光下闪着光泽。几只红嘴鸥,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,岸边站立着一家三口——夫妻俩带着小女儿来喂鸟。只见小朋友手里拿着一小块馒头,朝红嘴鸥飞来的方向扔去,一群红嘴鸥呼啦啦飞过来,接住空中抛来的馒头,动作敏捷,姿态优美,煞是好看。父亲举着手机,把小女儿喂食红嘴鸥的画面定格,母亲拍着手对女儿说:“很好,再把馒头抛高一点……”

仰望蓝天,天高云淡,心里满是惬意。四百年前“湖广填四川”,先祖们背井离乡,艰难跋涉到柳梢堰,当时这里还是荒滩、泥塘、凹地,乱石堆积,被称为“东河坝”。原本无人烟的地方生起篝火,他们在片土地“插柳圈地”,因而有了“柳梢堰”的地名。那时的他们一定不会知道,如今这里已建设成为城市休闲景区、湿地公园,国家AAA级旅游景区。

观景平台旁边,设置有木头长凳,女友与我坐下小憩。长凳上坐着一男一女,他们是兄妹俩正推着97岁的老母亲出门晒太阳,老母亲坐在轮椅上,脸色红润精神好。我们与兄妹交谈,老人侧头咧嘴对我们笑。我往前走到轮椅前,问候老人,兄妹俩告诉我,老人腿脚不方便,但听力还可以,只要说大声点,她能听见。我于是对她说:“儿女对您老好,您老能活120岁。”老人听见我说的话,笑得开心极了,满脸皱纹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。

一条十几米长的木廊,连着长亭,长亭里有长木凳,供人休息。亭里的墙上有古代名人的图文介绍,秦宓、张栻、苏舜钦、李调元、杨锐……都是德阳历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。“亭者,停也,人所停集也。”一位老爷爷,带着孙子,停立于此,正一字一句念着墙上古人事迹的介绍。孙子拿着手机拍照,对他爷爷说:“了解历史,拍下来作资料,学习用得上。”

一道弯弯的拱桥,颜色醒目。一位身穿汉服,衣袂飘飘的女孩立在桥头,对着自拍杆在做直播,她用手机镜头对准油菜花海,介绍着柳梢堰的前世今生,叫大家快来看油菜花。上桥,前方转角处,一对小年轻在拍照,女孩变换姿态,站立、弯腰、跳跃,让男友换着角度拍。女孩发出脆亮的笑声,感染着我和女友。两只彩色羽毛的翠鸟原本停靠在桥杆上,随着我们走近,便“噗噜噜”飞走了。桥边柳树已发出新芽,夜晚站立此地,可以与拱桥同享“月上柳梢头”的宁静浪漫。

有彩色、深灰色的帐篷搭建在草地树木之间,帐篷前铺上篷布,摆上野餐饭食,还有冰糖橘、甘蔗、柚子等水果茶点,一家人或几家人席篷布围坐,笑语喧哗,其乐融融。帐篷旁的烧烤摊上,香喷喷的烤串,吸引着来往游玩的路人。

冬日的柳梢堰,有着不一样的风景,不一样的美好。

一棵大白菜

□魏龙



小寒过后,天越发寒冷了。周日晨练,运气不错,遇见冬阳和煦,步入柳梢堰观景步道,顿感空气新鲜、凉爽,于是摘掉口罩,深呼吸那丝丝甘甜的空气。日头红在武家山上,并把晨晖洒向雾起的田园。展翅掠过的白头翁,引来了身后的鸟鸣和蜡梅的冷香。

行至山脚沟畔,发现跟前的牛筋草、三叶草、婆婆纳和芥菜已霜白一片,显得格外晶亮好看。夹道的黄菊花、斑茅、狼尾草呼应着早开油菜花绽放的清香。凋萎的无患子、银杏、水杉守望在耕地边,好像在等候向暖春归。

走过农场大风车,再顺拐到围栏转角处,不知怎的,腿肚子仿佛被油绿油的菜蔬一把搂住,令我驻足观望。望着满眼的时蔬青翠,夫人更是啧啧称赞,并细数着这头是大叶青菜、青皮莴笋、长白萝卜和豌豆尖,那块是大葱、蒜苗、胡豆、花菜、卷心菜和大白菜……

那些经霜大白菜,打底叶深绿,裹叶浅翠,菜心露出嫩黄或奶白色,层层叠叠的叶色过渡,一下子把我潜藏的食欲打开了,何况,霜打的白菜分外甜。

我想尝鲜甜,夫人劝我莫去,说别人不会卖



暖风孕早梅

□冯雪梅

为沐暖阳,便去旌湖畔散步。

正信步沱江桥西引道外侧,习惯性抬头望向那处梅林——如同不自觉地望向母亲所在的地方那样——正是这样不经意的一望,惊喜地发现有两朵梅花已经开了,粉白娇嫩,莹莹生辉,忍不住想赞美它:这么勤奋的梅花一定是梅中学霸。

见梅花绽放,内心无比激动,继而快步冲向引道内侧那处梅林(说是梅林,其实也不过稀疏几株而已),这里的梅居然开得更多,其中一株竟然已经开了七八成,看似瘦弱的枝丫上层层叠叠堆积,奶白的花瓣如同一个托盘,中间盛着淡黄色的花丝,花丝顶端结着一粒一粒金黄的花蕊,而花丝下面的花托呈现亮红色,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极为雅致。站在树下,有淡香萦怀。梅花的香有别于蜡梅,它不直接占据你的嗅觉器官,而是如同从天而降,萦绕身旁却不落地,不染一丝浊气,它清甜而绵长,缥缈却真实,柔和轻盈似有魔力一般,叫人忍不住便张开双臂,甚至张开每一个毛孔,将自己完全交付于它……信手翻看去年拍的同一株梅,发现今年的梅花竟然提前了一个月开放。

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处梅林,回家途中竟然又发现两株盛开的红梅,灼灼然立于枝头,开得那么热情那么从容,那一抹红色在川流不息的车流旁显得那么宁静,在翠竹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耀眼。回到家又迫不及待看院里自己种的朱砂梅和绿萼梅,两株梅均花蕾簇拥即将破蕊,叫人喜不自胜。今年冬暖,三九天依然暖意融融,想必梅花是错将暖冬当芳岁,不误年年报春音,才提前开放吧。

自古梅花多伴雪,雪融梅枝魂也香。你看元代王冕笔下,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”;唐朝张谓笔下,

“不知近水花先发,疑是经冬雪未销”;宋代卢梅坡笔下,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”;南宋陆游笔下,“闻道梅花坼晓风,雪堆遍满四山中”。似乎梅花与雪是永远拆不开的搭档,可今年的梅花少了雪的陪伴,心中便有了些波澜——有见梅花开放的感动,亦有无雪相伴的怅然。记得曾请教父亲,“我本生于初夏,为何名字为梅?”父亲答,“梅也被称作霜女,遇冰雪便更坚强,你自小身体羸弱,因此想借梅而增福添寿。”兴许真是因了这名,我便健康坚韧起来。父亲深谙梅战冰斗雪的勇敢和高洁不争的品格,便把对女儿的期望与祝福都融入名字赠予我了。可是无雪的梅真没了精神吗?

心下挂念,翌日再往梅林。一夜过去,见梅花开放更胜昨日,梅枝遒劲梅花素雅,花瓣润泽花蕊挺立,清香沁甜,不喧哗不谄媚——原来梅花在冰雪中盛开得坚定,在暖意中同样绽放得从容。望梅凝思,便想到我们的军队——和平年代,军队“消失”于大众的视线,默默壮大;战争和灾难来临,军队便是国家和人民坚硬的盾牌和锐不可当的武器,展露出坚强不屈的风采,这完全契合了梅花的品格。所以,梅终究是梅,冰雪只能将梅陪衬得更坚韧刚劲罢了。北宋隐逸诗人林逋以梅为妻半生守护,守的不只是风雪中的梅,也会有暖意熏开的梅吧!否则怎会成就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这样的咏梅绝唱呢!

我想,梅花的“精神”一直都有,有雪时梅花的“精神”立于苍茫的萧瑟中,暖冬无雪时梅花的“精神”则掩于周遭的明媚里,它既能承受风雪抵抗严寒,也可安于平和与拥抱温暖。

霜雪未至,梅花早开,人间提前接收春的讯息,也提前酝酿新一年的勃勃生机,这样便很好。

头盛着暖意、友善和大气。步行中,夫人冷不问我:“假如换作你,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的大白菜送给陌生人吗?”我低头看看奶奶的大白菜,再掂掂足有五六斤重的大白菜,然后摇摇头说:“不会,我舍不得。若遇熟人,我或许会。”面对朗笑的夫人,我不禁赧然附笑。回想三十多年前,我调离山城重庆,来到川西德阳,为的就是眼前的鸟鸣和蜡梅的冷香。

言笑毕,仰望天空,“格局”一词仿佛从望月阁上飘入脑海。我想,大德如阳,小德如光,即使微光,也是一种善举和人间温情,值得好好珍惜。

从小寒至大寒,半个月内,我和夫人提着山东“梨干”时常在柳梢堰农场四周遛弯,却始终见不到那位农耕爱好者。乃至往后,也未曾见到她侍弄菜蔬的身影。遛弯一久,我慢慢摸出风味来,青白相间,心安或念想,后者更令人回味。

回味那棵大白菜,真的很好吃,清甜可口不说,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,尤其是那自然的鲜味更是令人难以忘怀。那天,我多盛了半碗菜汤,几口下去,直觉哈上来的鲜气,有一股冬天的味道。

人世间

最是人间烟火气

□廖翀

手起刀落,“咚咚咚”,三下五除二,一只鸭就宰好了;抄网一捞,鱼儿溅起一地水,稳稳地躺在网兜里。这是清晨六点过的菜市场,尽管大街上路人稀少,但两层楼的菜市场早已人声鼎沸、熙熙攘攘。

一楼商贩们的摊位上早已整整齐齐地挂着、摆着新鲜的猪肉和家禽,大小不一的笼子里挤满了活鸡、活鸭、活兔子;鱼池里鲈鱼、鲫鱼、鲢鱼、黑鱼压压一片,活蹦乱跳。摊贩的吆喝声、买菜人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

二楼长长的通道两侧铺满了蔬菜水果,带着露水带着泥,因为蔬菜野菜长于田间山野,菜市里充满了山的味道、河的味道,甚至阳光的味道。徜徉其中,既有视觉上的冲击,也有嗅觉上的享受。时令蔬菜水果色彩斑斓,种类繁多。鲜活的鸡鸭鱼、碧绿的黄瓜、火红的辣椒……整个清晨的时光,被浓浓的烟火气息所裹挟,变得丰盈润泽。这个热闹非凡的菜市场,不仅装下了三餐四季,更装下了人间百态。正如著名的小说家、散文家汪曾祺所说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

如此富有感染力的菜市场,起初我本没什么兴趣,因为买菜不擅长,厨艺更不佳。分不清火葱、四季葱;也分不清黄姜、竹根姜;更分不清前夹肉、腿子肉。所以好奇为什么母亲醉心于菜市,每天不厌其烦去逛,再大包小包地买回来。随着时光流逝,母亲慢慢变老,菜篮子交给了我,自己从被迫进菜市买菜开始,经过多年磨炼,才慢慢地摸到了门道,其间的感受是接菜篮子易,管菜篮子难。

逛菜市这事,看似简单,学问倒不浅。母亲常说,蔬菜颜值高的不一定是最好的;不起眼的或许才是自然生长的绿色健康菜。菜市场,总会带来无限的惊喜。母亲有这样的本事,在我年少时,她经常从农民采来的各种野菌中,挑选出自己确认安全的鲜菌来,青头菌、青杠菌、鸡油菌……加上肉烧来吃,那种带着树木气息的鲜香至今萦绕心头。

菜篮子刚交给我时,母亲心里是不踏实的,她知道我难以像她那样去细心挑选食材,更不可能像她那样充满热爱。母亲几十年的生活经验,买菜挑肉已是炉火纯青,和市场上很多商贩也比较熟悉。母亲经常给我传授经验:不管买肉还是菜,先逛上一圈,了解市场,然后冉挑选。菜市西面那家鱼不错,东面那家羊肉性价比最高,南面的辣椒面最地道……卖鸡鸭的小张人厚道,东西实在;陈师傅的猪肉价格合理,还可以帮忙绞肉等等。

说到卖肉的陈师傅,母亲还道出了一件事。母亲第一次在陈师傅的肉铺做香肠忘了付钱,晚上才想起,连忙赶过去,可陈师傅早已收摊。母亲着急了一夜,次日一早就赶去肉铺把钱补上,并表示了歉意。陈师傅夫妇本以为香肠钱找不回来了,当面对失而复得的钱时,很意外,更多的是感激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去买肉,夫妇俩都要提及此事,说母亲为人善良实诚,这也是陈师傅夫妇对母亲格外热情的缘故。

母亲直爽,在菜市场很少讲价,若是遇上农民卖自家的菜则根本不讲价,她总说农民卖菜挣点钱不容易。虽然母亲在菜市也经历过不愉快的事情,比如被小偷偷了钱包、被缺斤少两等,但她总是淡然处之,认为这些只是个例,不必计较和挂心。

多年以后,当我在菜市场熟练地选购当季的蔬菜,胸有成竹地挑选“背柳”“里脊”“前蹄后膀”时,我已经从“小白”成长起来,母亲的经验功不可没。更为难得的是,我也有着与母亲同样的心境去逛菜市场,在炽热人间烟火升起的地方,体验平淡日子的生活乐趣,找到生活的本真。